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四辑:法国小说)

传记小说

Vie de Beethoven

贝多芬传

〔法〕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著
傅雷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四辑：法国小说）

◆长篇小说◆

Vie de Beethoven

贝多芬传

〔法〕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著 傅雷译



上海三聯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贝多芬传 / [法] 罗曼·罗兰著; 傅雷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8.4
ISBN 978-7-5426-6061-9

I. ①贝… II. ①罗… ②傅… III. ①贝多芬 (Beethoven, ludwing Van 1770-1827) —传记 IV. ①K835.16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4039 号

贝多芬传

著 者 / [法] 罗曼·罗兰 (Romain Rolland)
译 者 / 傅 雷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封面设计 / 清 风
责任校对 / 江 岩
策 划 / 嘎 拉
执 行 / 取映文化
监 制 / 姚 军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电 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50×900 1/16
字 数 / 180 千字
印 张 / 13.5
书 号 / ISBN 978-7-5426-6061-9 / K·432
定 价 / 72.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601369

出版人的話

中国现代书面语言的表述方法和体裁样式的形成，是与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大量翻译外国作品的影响分不开的。那个时期对于外国作品的翻译，逐渐向着更为白话的方面发展，使语言的通俗性、叙述的完整性、描写的生动性、刻画的可感性以及句子的逻辑性……都逐渐摆脱了文言文不可避免的局限，影响着文学或其他著述朝着翻译的语言式样发展。这种日趋成熟的翻译语言，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同时也助产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生成。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一直是以文言文为主体的。传统的文言文用词简练、韵律有致，清末民初还盛行桐城派的义法，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情感、叙事和论说的表达，特别是面对西式的多有铺陈性的语境。在西方著作大量涌入的民国初期，文言文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取而代之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用白话文的句式、文法、词汇等构建的翻译作品。这样的翻译推动了“白话文革命”。白话文的语句应用，正是通过直接借用西方的语言表述方式的翻译和著述，逐渐演进为现代汉语的语法和形式逻辑。

著译不分家，著译合一。这是当时的独特现象。这套丛书所选入的译著，其译者大多是翻译与创作合一的文章大家，是中国现代书面语言表述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践者。如林纾、耿济之、伍光建、戴望舒、曾朴、芳信、李劫人、李葆贞、郑振铎、洪灵菲、洪深、李兰、钟宪民、鲁迅、刘半农、朱生豪、王维克、傅雷等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翻译与创作合一的大家，因丛书选入的译著不涉及未提。

梳理并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是在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迄今为止，国人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认同，大体没有超出那时的翻译范围。

当今的翻译可以更加成熟地运用现代汉语的句式、语法及逻辑接轨于外文，有条件超越那时的水准。但也有不及那时译者对中国传统语言精当运用的情形，使译述的语句相对冗长。当今的翻译大多是在

著译明确分工的情形下进行，译者就更需要从著译合一的大家那里汲取借鉴。遗憾的是当初的译本已难寻觅，后来重编的版本也难免在经历社会变迁中或多或少失去原本意蕴。特别是那些把原译作为参照力求摆脱原译文字的重译，难免会用同义或相近词句改变当初更恰当的语义。当然，先入为主的翻译可能会让后译者不易企及。原始地再现初时的翻译本貌，也是为当今的翻译提供值得借鉴的蓝本。

搜寻查找并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

首先确定这些译本在中国是否首译。

其次是这些首译曾经的影响。丛书拾回了许多因种种原因被后来丢弃的不曾重版的当时译著，今天的许多读者不知道有所发生，但在当时确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再次是翻译的文学体裁尽可能齐全，包括小说、戏剧、传记、诗歌等，展现那时面对世界文学的海纳百川。特别是当时出现了对外国戏剧的大量翻译，这是与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兴起的模仿西方戏剧样式的新剧热潮分不开的。

困难的是，大多原译著，因当时的战乱或条件所限，完好保存下来极难，多有缺页残页或字迹模糊难辨的情况，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在技术上、编辑校勘上作了十足的努力，达到了完整并清楚阅读的效果，很不容易。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首编为九辑：一至六辑为长篇小说，61种73卷本；七辑为中短篇小说，11种（集）；八、九辑为戏剧，27种32卷本。总计99种116卷本。其中有些译著当时出版为多卷本，根据容量合订为一卷本。

总之，编辑出版这样一套规模不小的丛书，把世界文学经典译著发生的初始版本再为呈现，对于研究界、翻译界以及感兴趣的读者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文化的积累更是具有延续传承的重要意义。

二

2018年3月1日

「法」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著 傅雷 譯

貝多芬傳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初版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
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譯者錄）

譯者序

唯有真實的苦難，纔能驅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難；唯有看到克服苦難的壯烈的悲劇，纔能幫助我們擔受殘酷的命運；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纔能挽救一個萎靡而自私的民族；這是我十五年前初次讀到本書時所得的教訓。

不經過戰鬥的捨棄是虛偽的，不經劫難磨鍊的超脫是輕佻的，逃避現實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們的致命傷；這是我十五年來與日俱增的信念。而這一切都由於貝多芬的啓示。

我不敢把這樣的啓示自秘，所以十年前就遙譯了本書。現在陰霾遮蔽了整個

天空，我們比任何時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時都更需要堅忍、奮鬥、敢於向神明挑戰的大勇主義。現在，當初生的音樂界只知訓練手的技巧，而忘記了培養心靈的神聖工作的時候，這部貝多芬傳對讀者該有更深刻的意義。——由於這個動機，

我重譯了本書。

（這部書的初譯稿，出版於一九三二年，在存稿堆下埋藏了幾十年之久。）

版的譯本絕版已久，我始終未曾見到。然而我深深地感謝這件在當時使我失望的事故，使我現在能全部重譯，把少年時代幼稚的翻譯當作一筆勾銷。（我失）

此外，我還有個人的理由。療治我青年時世紀病的是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戰鬥意志的是貝多芬，在我靈智的成長中給我大影響的是貝多芬，多少次的顛撲曾由他攙扶，多少的創傷曾由他撫慰，——且不說引我進音樂王國的這件次要的恩澤。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澤轉贈給我年青的一代之外，我不知還有甚麼方法可以償還我對貝多芬和對他偉大的傳記家羅曼羅蘭所負的債務。表示感激的最好方式，是施予。

爲完成介紹的責任起見，我在譯文以外，附加了一篇分析貝多芬作品的文字。我明知這是一件越俎的工作，但望這番力不從心的努力，能够發生拋磚引玉的效用。

三十一年三月 譯者

附註：本書插圖另從他書覓得。——譯文內註解除標明「原註」者外，皆係譯者增添。

原序

二十五年前，當我寫這本小小的貝多芬傳時，我不曾想要完成什麼音樂學的著作。那是一九〇二年。我正經歷着一個騷亂不寧的時期，充滿着兼有毀滅與更新作用的雷雨。我逃出了巴黎，來到我童年的伴侶、曾經在人生的戰場上屢次撐持我的貝多芬那邊，尋覓十天的休息。我來到蓬恩，他的故里。我重複找到了他的影子和他的老朋友們，就是說在我到科布楞茲訪問的韋該勒底孫子們身上，重又見到了當年的韋該勒夫婦。在曼恩茲我又聽到他的交響樂大演奏會，是淮恩加納（F. Veinagarter 係當代指揮貝多芬作品之權威。）指揮的。然後我又和他單獨相對，傾吐着我的衷曲，在多霧的萊茵河畔，在那些潮濕而灰色的四月天，浸淫着他的苦難，他的勇氣，他的歡樂，

他的悲哀，我跪着，由他用強有力的手攙扶起來，給我的新生兒約翰·克利斯朵夫

行了洗禮，

（羅曼羅蘭名著約翰·克利斯朵夫，最初數卷的事實和主人翁的性

氣息，尤多受貝多芬的感應）

在他祝福之下，我重又踏上巴黎的歸路，得到了鼓勵，和人生重新

締了約，一路向神明唱着病愈者底感謝曲。那感謝曲便是這本小冊子。先由巴黎雜

誌發表，後又被班琪

（法國近代大詩人與作者同輩，早死。）拿去披露。（本書全文曾在班琪主編的半月刊上發表。）

我不會想

到本書會流傳到朋友們的小範圍以外。可是『各有各的命運……』

恕我敘述這些枝節。但今日會有人在這支頌歌裏面尋求以嚴格的史學方法

寫成的淵博的著作，對於他們，我不得不有所答覆。我自有我做史家的時間。我在亨

特爾和關於歌劇研究的幾部書內，已經對音樂學盡了相當的義務。但貝多芬傳絕

非爲了學術而寫的。它是受傷而窒息的心靈底一支歌，在甦生與振作之後感謝救

主的，我知道，這救主已經被我改換面目。但一切從信仰和愛情出發的行爲都是如

此的。而我的貝多芬傳便是這樣的行爲。

大家人手一編的拿了去，給這冊小書走上它不會希望的好運。那時候，法國幾百萬的生靈，被壓迫的理想主義者底一代，焦灼地等待着一聲解放的訊號。這訊號，他們在貝多芬的音樂中聽到了，他們便去向他呼籲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誰不記得那些四重奏音樂會，彷彿彌撒祭中唱「神之羔羊」（按此係彌撒祭典禮中之一節）時的教堂，

——誰不記得那些痛苦的臉，注視着祭獻禮，因它的啓示而受着光輝的燭照？
今日的人們已和生在昨日的人們離得遠遠了。（但生在今日的人們是否能和生在明日的離得更近？）在本世紀初期的這一代裏，多少行列已被殲滅：戰爭開了一個窟窿，他們和他們最優秀的兒子都失了踪影。我的小小的貝多芬傳保留着他們的形象。出自一個孤獨者底手筆，它不知不覺地竟和他們相似。而他們早已在其中認出自己。這小冊子，由一個無名的人寫的，從一家無名的店舖裏出來，幾天之內在

大衆手裏傳播開去，它已不再屬於我了。

我把本書重讀了一遍，雖然殘缺，我也不擬有所更易。

（原註：作者預備另寫一部歷史性的和專門性的

譯者，以此研究貝多芬的藝術和他創造性的人格。——按此書早已於一九二八年正月在巴黎出版。

）因爲它應當保存原來的性質，

和偉大的一代神聖的形象。在貝多芬百年祭

（按一九二七年適爲貝多芬百年死忌。）

的時候，我紀念

那一代，同時頌揚它偉大的同伴，正直與真誠的大師，教我們如何生如何死的大師。

一九二七年三月

羅曼羅蘭



貝多芬十六歲時剪影

「我願證明，凡是行爲善良與高尚的人，

定能因之而擔當患難。」

——貝多芬（一八一九年二月一日在維也納市政府語）

我們週圍的空氣多沉重。老大的歐羅巴在重濁與腐敗的氣霧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質主義鎮壓着思想，阻撓着政府與個人的行動。社會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人類喘不過氣來。——打開窗子罷！讓自由的空氣重新進來！呼吸一下英雄們的氣息。

人生是艱苦的。在不甘於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場無日無之的鬥爭，往往是悲慘的，沒有光華的，沒有幸福的，在孤獨與靜寂中展開的鬥爭。貧窮，日常的煩慮，沉重

與愚蠢的勞作壓在他們身上，無益地消耗着他們的精力，沒有希望，沒有一道歡樂之光，大多數還彼此隔離着，連對患難中的弟兄們一援手的安慰都沒有，他們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他們只能依靠自己；可是有時連最強的人都不免在苦難中蹉跎。他們求助，求一個朋友。

爲了援助他們，我纔在他們周圍集合一般英雄的友人，一般爲了善而受苦的偉大的心靈。這些『名人傳』（按作者另有彌蓋朗琪羅傳托爾斯泰傳內）不是向野心家的驕傲申說的，而是獻給受難者的。並且實際上誰又不是受難者呢？讓我們把神聖的苦痛底汕膏，獻給苦痛的人罷！我們在戰鬥中不是孤軍。世界的黑暗，受着神光燭照，即是今日，在我們近旁，我們也看到閃耀着兩朵最純潔的火焰，正義與自由：畢加大佐和蒲爾民族。（按一八九四至一九〇六年間事，法國有一歷史性的大冤獄，即史家所謂一七九三年萊弗斯事件。特萊弗斯大尉被誣通敵罪，判處苦役致觸怒軍人，連帶部下獄。密警察長發覺前案係羅織誣陷而成，竭力主張平反，致一八九年陸軍部祕密著名文豪左拉亦以主羅織誣義面